

感恩·告慰

——蒋南翔校长百年纪念

○冯念真（1968 力学）

2011年，清华大写百年篇章，对开拓者的功绩作出历史评价：“如果说清华大学20世纪30年代的崛起是与罗家伦、梅贻琦分不开的，那么清华五六十年代的发展则与蒋南翔紧紧连在一起”。“蒋南翔一生唯实求是，刚正不阿，献身教育，鞠躬尽瘁，他的人格魅力感召一代代清华人”。清华特色的南翔语录：面包和猎枪，真刀真枪毕业设计，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因材施教，双肩挑等等耳熟能详的语言，生动体现了学校培养学生全面发

展的教育理念，造就了众多优秀的一线建设人才和担当国家重任的栋梁之材。

当年蒋南翔校长主导的各尽其能、和而不同的清华校园，可说是今日提倡和谐社会的经典样本。我庆幸自己那个年代在清华接受的全方位教育熏陶，更有幸之后能与蒋校长多年近距离接触，使我能对这些赞誉之词有发自肺腑的共鸣。

“文革”结束，蒋校长来到天津任职，因为同乡，我父亲又是蒋校长宜兴中学同学，对大难复出的老校长更为牵挂。我在第一时间就和在津校友一起前往看望，我们在老校长面前畅所欲言，建言建议。蒋校长一贯尊重实践，善于启发年轻人的创意。我们从清华毕业，又有十年的实践体会，对学校教育的建议更切合实际，很得校长肯定。近处的南翔校长更像一位慈祥睿智的师长，他的爱才之心超越父辈。就在“文革”最艰难孤独的岁月，他随身一直带着他与清华数学竞赛第一名祁力群在天安门前的合影和一封祁力群给他的来信。这是他失去自由身陷囹圄时的精神支柱。1987年我在天津港承担项目时，见到应邀专程从美国回来指导项目的祁力群教授，曾对他谈起蒋校长对他的厚望，可惜那时老校长已重病在身了。几十年过去了，不知大洋彼岸学有所成的祁力群教授今天是否还能在意这段少有的师生情义。



冯念真学长在江苏宜兴森林公园蒋南翔塑像前

□ 纪念蒋南翔百年诞辰

蒋校长主管国家教育，对与时俱进的科学技术情有独钟，对科技人员的重视尤为谦诚。他在天津任市委书记时，曾收到一名劳教人员的信，信中附有他自创的一套钣金展开计算方法，希望得到领导支持肯定。作为市委书记的他随即将来信转给我，让我考评作复，鼓励困境中的钻研精神。而对于盛名在外的钱伟长教授，许多人为其在反右中的不公遭遇耿耿于怀，却极少有人了解蒋校长本人对他的佩服和惋惜之情。80年代初，我曾代表人民大学参加国家教委召集的讨论世界银行贷款预算方案的会议，与会十多人，围桌而坐。我刚坐下，发现旁边坐着的竟是鼎鼎大名的钱伟长教授。其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初启，知识分子聚到一起话题多多。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的钱伟长教授很快就成了会场主角。这位学贯中西的万能博士理所当然地成了大家的咨询顾问。他则有问必答借题发挥，妙语连珠的幽默引来笑声一片。我从未见过如此生动活泼的会议场面。当年谈话的内容早已淡忘，而钱伟长教授开朗自信的形象却至今记忆犹新。原来钱先生那么健谈，难怪言多必失会遭遇贬难。难为的是先生在长期遭遇不公之后，居然能以如此积极乐观的心态重新面世，且以更大的开创热情投入国家复兴大业。难得遇见钱老，我很想乘此机会把蒋校长对他的惋惜之情告诉他，让他释怀。看着他坦荡的笑容，觉得自己的想法实属多余。两位都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忠臣良将，误己事小，误国万万不能，正是钱先生与蒋校长同一的爱国理念。千百年来，国家和民族遭受了太多的灾难，太多的自相残杀，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他们

不能允许自己停留，没有功夫抱怨，小车不倒只管推，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我自己从未听到蒋校长对“文革”所受的非人遭遇有丝毫抱怨，只说他母亲说他是大伏天出生的牛，注定辛苦。无情殴打凌辱他的竟是他挚爱的学生，他也不悔初衷。痛定思痛，更觉得教育者的职责之重。所以1977年刚复职便毫不迟疑地上书尽快恢复高考、研考的提案。接着他又被委以全国科学大会秘书长的重任，事必躬亲。我有幸亲历这段忘情岁月，目睹南翔校长为振兴中华终其一生的呕心沥血。在我心中，蒋校长的尽忠人生与忠烈的三闾大夫屈原并存。

多年来，我珍藏着老校长给我的两件礼物：一套他浏览圈点的《爱因斯坦文集》和一条他考察内蒙时获赠的羊毛围巾，这是那个两袖清风的年代赠送领导的贵重礼品。校长的珍贵礼物体现了中国的教育者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对学生的期望和关爱。我本人深切感受到的鼓励和温暖，让我前缘注定地在“文革”结束后选择了自己的从教生涯，使我有能力所能及地承传这份厚重的教育传统。离我最近的榜样就是为人师表的父亲，承袭师尊加之远渡重洋的探求吸纳，对教书育人学以致用有更新认知。教学相长，后来居上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赋予我此生最大的人生价值，他们的成长成才成就让我欣喜赞赏。更可贵的是，让我在诚信缺失、价值模糊的迷茫中看到正直善良的天性。后生可期，前景有望，净化世界从我做起。

这就是我站在蒋南翔铜像旁想告慰这位百年老人的话。

2013年2月